

玉锁芳华

上册

今朝醉
◎著

染一裙粉 不若心叶恨难兼
染一四回 不若春时负卿卿
染一佳人 不若夜半夜半

玉锁芳华

上冊

今朝醉 著



第一站 不教小月恨春華
第二站 不教小月恨春華
第三站 不教小月恨春華
第四站 不教小月恨春華
第五站 不教小月恨春華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玉锁芳华·上/今朝醉著. -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3. 6
ISBN 978-7-5601-9934-4

I. ①玉… II. ①今…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89213号

责任编辑: 陈颂琴

责任校对: 刘 佳

策 划: 澄小说工作室

玉锁芳华·上

今朝醉 著

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明德路501号 (130021)

网 址: <http://www.jlup.com.cn>

E-mail: jlup@mail.jlu.edu.cn

发行电话: 0431-89580026/28/2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深圳市天邦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mm 1/16

字 数: 425千字

印 张: 30

印 数: 6000册

版 次: 2013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1-9934-4

定 价: 52.00元 (上、下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错误请与印厂退换

玉锁芳华

上 目 录

第一卷 【一愿寸金买光阴】

楔 子	时光倒流了!	001
第 一 章	十岁大千金	005
第 二 章	望山楼的两妙处	014
第 三 章	原谅孙女不孝	019
第 四 章	办不办寿宴	025
第 五 章	和爹娘抢丫头	031
第 六 章	爹娘的小福星	038
第 七 章	大小姐来当家	044
第 八 章	千金们的聚会	051
第 九 章	英年早逝的他	058
第 十 章	来晚了一步	066
第十一章	不寻常的大小姐	071
第十二章	老顽童外祖	078
第十三章	谢醉桥赠药	085
第十四章	荣荫堂的隐忧	092
第十五章	巧计劝爹爹	100

玉锁芳华

上 目 录

第二卷 【二愿家好人常欢】

第 十六 章	黑夜里的遭遇	108
第 十七 章	另一桩祸事	114
第 十八 章	他有何目的？	122
第 十九 章	大事不妙了	130
第 二十 章	大恩难回报	138
第二十一章	瑜园内尔虞我诈	144
第二十二章	抛头露面也值了	150
第二十三章	登上宝船	156
第二十四章	故人归来	163
第二十五章	意外的成年礼	169
第二十六章	是大姑娘了	175
第二十七章	护塘之事	183
第二十八章	神算的招牌	191
第二十九章	香囊里的心愿	198
第 三十 章	一曲贺芳辰	207
第三十一章	她的顾虑	216
第三十二章	三个预言	225

玉鎖芳華

下 目 录

第三卷 【三愿良人不负卿】

第三十三章	与天斗一回	235
第三十四章	船上的恶匪	241
第三十五章	栋梁与乘龙婿	249
第三十六章	严贵妃召见	255
第三十七章	正式撕破脸	262
第三十八章	如何再推拒？	267
第三十九章	订婚好妙计	275
第四十章	墙外的登徒子	281
第四十一章	再进靖勇侯府	288
第四十二章	情敌狭路逢	294
第四十三章	老夫人病了	301
第四十四章	柳向阳失踪	308
第四十五章	裴泰之的秘密	314
第四十六章	谢醉桥挨鞭	319
第四十七章	老顽童吵架	326
第四十八章	堂弟是程咬金	334
第四十九章	书房里私会	343

玉锁芳华

下 目 录

第四卷 【四愿此生永长安】

第 五 十 章	十里红妆光荣出阁	352
第五十一章	世上最亲近的人	360
第五十二章	往后只有你了	368
第五十三章	将军府的新主母	375
第五十四章	该来的还是来了	383
第五十五章	一边欢喜一边忧	389
第五十六章	京中的变故	398
第五十七章	阴谋尽现	406
第五十八章	欢喜过新年	415
第五十九章	谢南锦遇刺	424
第 六 十 章	初为父母的欢喜	432
第六十一章	他们的决定	438
番 外	异族少年	444
番 外	偷欢时光	451
番 外	谢静竹的遭遇	456
番 外	最是少年心动处	465

楔子 时光倒流了！

“小姐，姑爷再过几日就要回来了，到时必定会有消息，你再等等……”

嫁入靖勇侯府已经四年，跟前无人的时候，大丫头春莺总还习惯称她为“小姐”。

见她恍若未闻，眼睛只是直直盯着顶上的天青织金帐，一只手搁在月白色金鱼戏藻的锦被上，衬得益发枯瘦苍白，手背的青筋清晰可辨，春莺心中一酸，面上却极力忍住了，将她的手拉回被中，触手只觉冰冷僵硬，更是不忍。

“春莺，我爹娘……”明瑜微微翕动双唇，仿佛用尽全身力气才吐出这几个字，转眼却如断弦的筝，销了声气。

“小姐把身子养好就比什么都强，老爷、夫人天上有灵，若是知道你这般作践自己，心里也定是难过。”

明瑜不答，只轻轻合上眼皮。

春莺见她声息渐弱，轻轻替她拢了下被头，放下帐子，屏声敛气来到门外，撞见小丫头寻露立在廊上发怔，手上却是空空的，上前扯了她走远几步，这才低声斥道：

“不是叫你去熬药吗，杵在这里做什么？”

寻露挨她责骂，眼圈不由泛红，辩解道：“我到了厨房，李嬷嬷却说二少奶奶刚刚有喜，闻不得异味，小炉上要熬燕窝粥，怕染上了小姐熬的药味，叫我迟些再去。”

春莺气得手都微微抖动，骂道：“没心肝的人，这般无情无义，才多久一个个就这样地往死里踩，我要去找大少奶奶……”

“我的姑奶奶，你就安分点吧！大少奶奶虽掌家，只如今自己身子也不妥，你去寻了，被责几句也就罢了，说不定还要拖累小姐，以为是她吵闹的……”

春莺回头，见发话的是周嬷嬷，周嬷嬷和她一样，是从前随着小姐从江南江州一道陪嫁来的。

“嬷嬷，小姐的身子益发虚弱，今日让那厨房拖延怠慢，明日后日必定也要如此，要再这般耽误下去……”

周嬷嬷叹了口气，瞧了瞧十几步外紧闭的门扉，说道：“千想万想，也没想到荣荫堂会遭此大祸，听说连地底也遭人挖掘三尺，欲寻埋银……”

“有道是墙倒众人推，小姐嫁过来后，姑爷对小姐冷淡，连府里的人背后也说小姐高攀，如今没了娘家依靠，宽厚些的三房夫人去年底又病死了，如今还有谁知冷知暖，关心小姐？”

“不过是我们几个从前的老人，放不下老爷夫人的恩情守着罢了。你也别去寻大少奶奶了，我这就吩咐旺生出去抱个筒子炉进来，搭在这院落里专门给小姐熬药，也省得去厨房那里挤来挤去，多受许多闲气。”

春莺紧咬着唇，一脸的不甘，良久才只道出个好，周嬷嬷这才转身匆匆离去。

院子里几个人说话声虽轻，只是在静谧的午后，连走廊上悬挂的鸟笼里，那只黑头鹩哥扇动翅膀的声音都清晰可闻，自然断断续续，尽落入了还未睡去的明瑜耳中。

她略微挣扎，却觉得连翻个身都困难，身上的力气仿佛那茧丝，一缕缕地被抽剥干净，如今已是不留半分了。

“上有老苍天，下有荣荫堂，三年不下雨，陈粮过万石。”说的就是大昭国，江南阮家。

阮家数代营商，据说第一代阮厚德，本是个拥有不过数亩薄田的农人，偶然进山刨得前朝匪首被剿逃离之时，匆忙埋藏在山中的银镲子，这才发家致富，到了第四代，明瑜的祖父掌管家业之时，家产更是倍增，商铺开遍南北各地。

她记得清楚，小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每年三月时，各地分号的掌柜和管事齐齐到了江州来报账。

这时东厢里会燃上上好的银炭，暖气团团袭人，她祖父便会靠在卧榻上听着父亲

盘账，偶尔问几句。

账房登记造册，按照花名册依次叫人，往往要耗上小半个月才完成，而这期间，家中就热闹非凡，她的屋子中也会堆满各地搜罗而来的珍巧玩意，如同过年般热闹。

从曾祖开始，阮氏当家喜骄奢摆阔的风气便一直沿袭下来，祖宅荣荫堂几经扩建，池馆园林，幽深曲折，要进入中堂就要过四五道门，里面布置奢华极致。

大门内、仪门外两边分摆着八座狮子，不是石雕，而是曾祖按照风水先生的授意，用银坨铸成，说能定住风水，保阮家世代福泽绵延，只是到明瑜父亲阮洪天时，银狮积尘晦暗，上面密布苔藓，不知情的人也就以为是石头了。

从明瑜十一岁起，到她十六岁出嫁的几年间，正德皇帝数次驾游江州，都是入住荣荫堂的意园中。

当时为了讨好皇帝，搬演一出京中流行的折子戏，她父亲特意重金聘请京中最富盛名的戏班，大办行头器具，花了十万两才排练好；等皇帝驾临时大开宴席，一番招待下来，又费十万两，直到恭送走皇帝，扫出的香灰、烛泪要用石计，一时天下富豪之名远播京畿。

皇帝厚赏阮家，赐诸多服物，令江南百姓欣羡不已，阮洪天也把御赐之物当宝一般地供在中堂，欣喜不已，却哪里知道，象齿焚身、树大招风，正因富可敌国却又不收收敛，阮家这才招致了后来的祸端。

三年之前，正德皇帝因药石不当驾崩，之后风云突变，继位的竟不是太子，而是三皇子。当时正逢边境战祸，新皇为充盈国库，把主意打到了阮家头上。

也该是阮家气数已尽，从前正德皇帝数次携皇子驾巡江南时，阮洪天照应了皇帝和太子，但对三皇子虽然也尊敬，却不如对太子那般殷勤，或许三皇子当时心中便生了嫌隙，如今正好下手。

只是阮家世代行善积德，开粥铺、育婴堂，每逢旱灾就捐出万两白银，民望极好，一时无处下手，他便纳了臣子计策，以阮家行善为由，破格赏阮洪天一个太守的官职。

阮家按照先祖阮厚德的训示，子孙不得入仕为官，百年来享尽人间繁华，唯独没尝过做官的滋味，平日有时甚至要看官员的脸色，阮洪天一番犹豫，在一些族人的劝导之下，终于接受官职。

过了一年，为边境战事，他又捐了大笔巨款充军饷，被提升为江南道台。

江南河工、盐务从来都是无底洞，官商每每勾结，弊端层出不穷，阮洪天明知其

中利害，却抵不过升官的诱惑，欣然上任，结果半年不到，遭御史弹劾贪财昏愚、对人妄言与天子相交密切，穿戴御赐之物夸耀与人，又扯出他任上贪赃等等，诸多莫须有的罪名。

最后新皇大怒，将他革职查办收入狱中，于是呼啦啦大厦一夜倾倒。

明瑜痛苦地蒙住眼睛，不忍去想，半年前，她的父亲被斩首，母亲自缢于中堂，才十岁不到的幼弟被发配边疆，家中女眷仆从一概没入官府为奴。

世人传荣荫堂建筑夹层中藏有银块，地下亦有银窖，于是毁后还要被掘地三尺，经营了五世的江南阮家，就这样彻底倾覆。

这些消息都是她后来零零碎碎，从各房人口中听来的，靖勇侯府处在天子脚下，与江南相隔千山万水，她一个彻底失了倚靠，又不得丈夫欢心的女子，就算嫁过来时十里红妆，风光热闹，在这深似海的侯门之中，又有什么用处？

眼睛被硌得生疼，她吃力地抬起手，见手骨枯瘦如柴，指甲蒙了层仿佛将死的灰败气。

她再次睁开了眼，却只一阵茫然，最后的记忆则停留在耳边，春莺那撕心裂肺的哭声，她觉得前所未有的放松，感觉自己好像飘离了身体，正在一片虚无缥缈中升腾。

她当时以为自己死了，没想到还能再次醒过来。

她长长呼出一口气，眼睛习惯性地望向头顶的帐子，这不是她熟悉的那顶天青织金帐，而是一张桃粉的水纹轻罗帐，正中还悬了一束团锦结。

这不可能，就算她在昏睡中被人移了床，靖勇侯府的三房中也不可能出现这种颜色的帐子，三夫人安氏，她的婆婆去年底刚刚病逝，她这个媳妇还在守孝期，不会有人给她架这样的帐子。

她动了动脖子，惊讶地发现这一觉醒来，自己的力气竟恢复了，再没从前那种濒临将死的虚浮无力。

她慢慢坐了起来，感到身下一片滑凉，低头看去，榻上铺了以龙须草编织的灰湖绿凉席，软滑如春波。

环顾四周，南墙六道窗櫺，蒙上了水蓝软纱帘，缥缈如轻烟，正中挂着幅春行图，地上是紫黄竹丝编织成的梅花纹凉地席，墙角搭了楠木花架，白石花盆里养着素心兰。

这分明是她出阁前，江南荣荫堂里的闺房漪绿楼，那幅《春行图》还是她十岁时，临摹了前朝山水大家董瑞原的画作，觉得满意这才裱挂起来的，她一眼就认了出来。

此时她如在梦中，心脏剧烈跳动，不由自主地掀开罗被下榻，俯身看见脚踏板上那双杏色孩童绣鞋，下意识地瞟了眼自己的脚，这才惊呆了。

她的脚居然缩成不到半掌大小，伸出手一看，也是孩童的手，皮肤白白嫩嫩，衬着粉红的指甲，手背处还有几个小小的涡。

明瑜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赤脚朝梳妆台上立着的半身镜跑了过去，镜里映出了一张女童的脸，齐眉的刘海、杏眼桃腮，她呆呆望着镜中女童，对方也呆呆地回望她。

时光倒流了！

从醒过来那刻开始，明瑜就把自己关在漪绿楼的屋子里，没有离开半步。

夜晚，当小楼周围都静了下来，近身服侍的大丫头春鸢和乔琴也在外间睡去，当耳边只剩窗外夏虫鸣吟声时，她流泪，泪断，再流泪，再断，不知道反复几次，最后在黑暗中，她终于无声地笑了起来。

上苍悯人，给了她重来一次的机会，回到了十年之前。

这一世，她既然已经知道从前的诸多未知之事，定要用尽全力，让父亲隐敛锋芒，让荣荫堂不被掘地三尺，让母亲能赡养终老，让弟弟妹妹各有所归。

这一世，她再不要吟风弄雪，也不要才女之名，更不会为一个无心于自己的男子而轻易交心。

江南采莲，鱼戏莲田，她只要岁月平凡就好，如江州虹河上，每日游荡而过的画舫所发出的欸乃声一般，闲散绵长。

她还有十年的时间，但与荣荫堂几百年传承相比，这十年太过急促短暂了。

第一章 十岁大千金

第二日一早，明瑜再次醒来，耳边听见窗外鸟雀啁啾，满室充盈了朝阳的光明。

刚睁开眼，她就见母亲江氏正坐在床榻一侧，小声地向伺候她饮食的春莺询问，她昨晚的进食情况。

“小姐用了碗香粳米粥、烩斑鱼肝、香小菜和杏仁茶一盏……”春莺小心地回答着。

明瑜想起来了，这一年她正是十岁，弟弟安墨还没出生，家中只有她和一个庶出的妹妹明佩。

前几天，江氏到城外普济寺烧香求子，回程走水路，她趁着江氏不备，独自跑到船头眺望观景，结果不慎落水，幸好被及时寻过来的丫头看见，大声呼了来人把她捞起，因吸水入喉，又受了惊吓，她一直休养了大半个月，身子才好。

此时她一动不动地躺着，凝视着身边的江氏，极力忍住了冲动，才没有落泪。

江氏这年才二十五六，黛眉杏眼，肤白润泽，说话带着南方的软依腔音，极是动听。

明瑜的外祖江夔是江南名士之首，一手画技绝天下，朝廷几次邀他入京供职翰林，却都被他婉拒，她祖父当时慕其名，三次上门为儿子阮洪天求亲，江氏这才嫁入阮家。

然而这样的母亲，却会在十年后不堪家灭之辱，用一条白绸把自己的生命断送在荣荫堂中堂的高高房梁之上。

“娘……”她吸了口气，终于叫出声。

江氏听见女儿叫唤急忙回头，伸手撩开她的额发，探了额头，笑道：“阿瑜，可好些了？”

被母亲温润的手碰触，鼻端隐隐闻到了她袖中散出的淡淡兰香。这是多久之前的记忆？

她终于忍不住，一下从榻上爬起来，猛地扑到江氏怀中，紧紧搂住她的脖颈不放。

女儿自小虽和自己亲近，只随着年纪渐长，已经许久没有对她这样亲热，突然被明瑜这样抱住不放，江氏以为她是还没从落水的惊吓中恢复过来，感觉到温暖柔软的身子贴靠过来，她心中顿时涌出了母爱柔情，任她抱着，又轻抚着她垂到腰际的发丝。

“阿瑜乖，莫怕。都是娘不好，往后再不会出这样的事了。”

明瑜的眼泪已是扑簌簌掉了下来，落在江氏那湖蓝缎的衣领之上。

“爹还好吧？”明瑜哽咽着问道。

“你爹昨日来看过你，当时你还在睡，这才没见着。老夫人下个月就是六十大寿，他今日忙着意园里修缮收尾的杂事，只怪娘不好，这些时日净顾着想自己的事，竟疏忽了你，才害你落了水去，幸而老天有眼……”江氏把明瑜扶正，靠在一个枕垫上，一边拿帕子擦她面上还沾着的泪，一边低声说道。

明瑜怔怔望着母亲那双略微含愁的美目，冲口而出道：“娘，不要给爹纳妾，娘明年就会给我添个弟弟的。”

她话刚说出口，就觉得不妥，那都是以后的事情，她现在却这样猛地说破，母亲只怕会生疑，只是话已经说出，也不好改了，只好闭上嘴，不安地看向江氏。

江氏果然一怔，心想原来自己近日的这份心思竟是如此明显，连十岁的女儿都看了出来，旁人只怕就更不用说了。

只是又想，既然这话题已是提了出来，女儿也到了这般年岁，让她晓得其中道理也好，便苦笑道：“阿瑜，娘晓得你心疼我，只是我嫁过来已经十年，你爹待我极好，我却只生了你一个，前头去了的刘姨娘也只留下二丫头，阮家这般家业没个男丁，莫说你祖母心急催促，就是我自个儿心里也极其不安。只是奇了，你怎么会晓得我的心思？”

明瑜掩饰道：“我见娘这些时日心思重，自己胡乱猜的。”

江氏不疑有他，微微叹道：“老夫人如今催逼得越发紧，三天两头说要早早闭上眼睛去了，免得添堵。你爹又是个孝子，叫他夹在中间为难，娘也于心不忍。我倒是看上了个人，不只知书达理，人也寡言少语，更不似那些见了爷儿们就直抛眼风的狐媚子，我正寻思着等过几天，你爹略微空闲就跟他提，挑个日子办了，也算是了却了一桩事。”

江氏虽没提看中的那人是谁，明瑜却是晓得，就是前世里的那个杜姨娘。

杜姨娘闺名若秋，父亲杜秀才为阮家所办的从珍馆里，养着一个文人。

从珍馆馆藏天下书籍，不少江南仕子闻名纷纷前来投靠，杜秀才空读满腹诗书，却是屡试不中，家中穷得揭不开锅，所谓人穷志气短，听闻阮家广养仕子，他只得厚着脸皮托熟人找上门。

阮洪天见他无籍籍名，也没放心上，只他素来大方，自然不在乎多养一人，手一挥，道正在编纂一部书，让杜秀才过去帮忙就是，杜秀才解了燃眉之急，感恩戴德，就把女儿送入阮家，说是好伺候夫人。

江氏哪会随意往自己屋里放人，正想随便打发出去，突然想到婆婆一直告诫自己无子一事，如今瞧着就是要往自己房里塞人了，胳膊拧不过大腿，与其到最后被塞个不知道根底的人进来，还不如自己挑一个，见杜若秋识文断字，形貌温柔，便顺势留下来。

细心观察了半年多，她见杜若秋寡言少语，不似争强好胜之人，又故意试探了几回，逢阮洪天在家时，叫她送茶点到书房去，又让陪嫁来的乳母周嬷嬷跟去悄悄查看。

听周嬷嬷回来报说，杜若秋送了茶点就低头离去，并无多说一句话，这才满意，心中于是存了把杜若秋抬上来做妾的念头。

明瑜知道祖母下月六十大寿后，母亲就会给父亲纳了杜若秋做姨娘，只是她还记得，杜姨娘此后一直郁郁寡欢，更没生出个一儿半女，倒是江氏自己，没两个月后竟是有喜了，生了弟弟安墨。

后来荣荫堂败落，江氏悬梁自尽，杜姨娘不愿受辱也吞金了断，昔日门人亲眷唯恐被牵连，一夕间散去无踪，甚至不乏出来指认阮洪天罪名的，她们连个收尸的人也没有。

据说还是杜秀才，和一个打造了意园奇景的顾姓匠人，感念父亲当年的知遇之恩，一道出了银钱奔走打通关节，这才将江氏连杜姨娘收尸下葬。

明瑜心想，前世里自己无能为力也就罢了，如今既然晓得了这些，又明知母亲只是挨不住祖母的施压，这才违心地给父亲张罗妾室，且那杜姨娘最后也抑郁没得善终，她又怎会坐视不理？

“娘，你前次去佛前求拜子嗣，我虽在回程落水了，只昨夜睡着后，竟然梦见娘给我生了个弟弟。娘再耐心等三两个月，说不定我这梦就灵了呢。”她想了下，又补了这一句。

江氏见女儿一张小脸上神色郑重，还道她只是在安慰自己，心中微微纳罕，这个一向只醉心吟诗作对、风花雪月的女儿一夕间竟似长大了不少，不由宽慰，轻抚了下她额头散发，笑道：“好好，就听阿瑜的，阿瑜的梦一定灵光……”

母女俩正说着话，春莺带了个小丫头进来，“夫人，小姐的早膳送来了，用完后略歇片刻还要吃药。”

此时的春莺也才十四岁，她父母都是阮家下人，父亲周大在外园打理花木，母亲是个灶间的小管事。

江氏从前给明瑜挑大丫头时，先送了自己身边的乔琴过来，又见春莺年岁虽小些，人却老成，生得也周正，一堆丫头里就她显得稳重，这才把她从外院调到了漪绿楼。

春莺一直用心服侍，等到明瑜十六岁出阁时，她已是二十。

本来按规矩，她是早该配人的，她娘给她相中了一个在阮家香料铺子里做事的后生，正要向主家求告时，江氏却看中她对明瑜的忠心，想着女儿嫁去千里之外的京城，虽是遂了她的心愿，且以女儿的美貌聪慧，想来丈夫也不会亏待，只身边有个知根知底的人跟着，总比陌生的丫头要好，心里就存了让她跟过去做通房的打算。

当时明瑜知道母亲的安排，心里虽有些不愿，但也晓得男人三妻四妾本是常理，自然也不敢奢望丈夫会独宠，也就违心地应了。

后来嫁入靖远侯府，自己落魄到任人欺压的地步，春莺却仍是忠心耿耿，不离不弃，春莺对她的好，她要牢牢记在心上，这一世再不会让春莺如前世那般，随了自己飘零如萍。



“娘，我身子已经好了，不必再送饭食到屋子里来。”明瑜掀开锦被要下床，却被江氏压了回去。

她摸摸女儿的头，温和劝道：“瞧着气色比昨天好了许多，只既然都送过来了，就先用了吧。”

见明瑜点头，春莺忙递上一个精巧的哥窑紫口铁足罐过来，里面盛了净口的竹盐。

阮家富贵，日常所用无不讲求极致奢美，连净口的盐也极为讲究，据说是她祖父行商到东海之外时，从一个庙宇高僧处习得，将净盐装入自家所植竹园中的竹筒中。

制竹盐所用的竹，须是长在水流西岸畔的三年生竹，以高山黄土封口，放入同样用高山黄土所打的窑炉，以松木煅烧五个时辰，竹筒烧尽后只留下紫色的盐棒，将盐棒粉碎后再次煅烧，如此反复八次，待第九次煅烧时，往窑中撒入松脂提火，此时盐被烧成液状，才得到清香的竹盐。

明瑜犹记得明年，她十一岁的春夏时，正德皇帝第一次入住意园，起早洗漱过后，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赞了句“宫中所用也及不上阮家之物”。

阮洪天听闻，从此年年的进贡单上就多了样自家所出的竹盐，从前浑然未觉，她如今才知道，这一句从前令父亲颇为自得的金口夸赞，只怕也是个埋下祸根的引子。

江氏见她怔怔盯着瓷罐中的竹盐不动，叫了声，明瑜这才惊觉，笑了下，蘸些净了口，边上的丫头雨青接着递来一个黄灿灿的铜盆让她漱口。

最后江氏又亲自拧了绒巾给她擦脸和手，这才看着她把早饭用了。

等丫头们收拾了器具，江氏又陪着她说了会儿话，直到春莺送药汁过来，明瑜接过后，一口气就喝了下去，连眉头也未曾皱起，倒是把边上的江氏和一群丫头都看呆了，直到她递回碗，江氏这才笑了起来。

“阿瑜，你竟是一夜就真成了个小大人呢，昨日一早叫你喝药时，娘还费了不少口舌。”

明瑜一怔，也跟着笑，“娘不喜欢我变成大人？”

“喜欢、喜欢，巴不得我家阿瑜早些成大姑娘，嫁妆娘都已经替你开始预备了呢。”

丫头们听了都吃吃笑起来，明瑜装作娇羞地低下头，“娘取笑我了。”

前世的她，读多了风花雪月，一见檀郎误终身，这一世，她再也不要夜夜倚窗对明月，直到心如燃尽的香，灰了、空了、散了，委顿在案台，被风吹得魂消魄散。

江氏不知她心思，笑着拍了拍她的手，又叮嘱春莺乔琴带着小丫头们好生服侍，这才起身离去。

江氏走后，明瑜被春莺按在床上睡，一直等睡过了午觉这才得以起身梳头。

她年岁尚小，所以负责梳头打扮的丹蓝替她梳了个双丫垂髻，因如今刚入夏，还让她换上一件樱草黄绣梅花的夏绸衫。

明瑜照了下镜子，见里面的人眸光盈盈，脸若朝霞，忍不住朝她笑了下。

她对这个从前曾梦过无数次的家，充满了新鲜和兴奋感，整整一个下午，她就在身后丫头们的惊讶目光之中，在荣荫堂后宅的园子里闲逛。

她踏过用文石铺成冰裂梅花图案的行道，摸了下玲珑嵌空的假山湖石，走过深远曲折的廊庑，最后停在占地四五亩大小的池畔。

不过初夏时分，已经有荷花红白相间地吐露在碧波之上，绕堤种满了垂柳，尽头则是一座船形的双层水阁。

明瑜记得从前漫长午后闲暇无事，自己常会在那里临着满池荷香读书作画，那时不知道这闲适的美好，有时还会抱怨烦闷无趣，现在才知道，就算只是这样静静坐在